

百卷文史知识丛书

汉武帝



新疆人民出版社

百卷文史知识丛书;卷 11

华夏中兴之帝

汉 武 帝

丁颖 范军 王咸 编著
~~尧石~~ ~~冀远~~ ~~张涛~~

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

新(新)登字 058 号

书 名: 汉武帝
作 者: 丁 颖
责任编辑: 胡新辉
封面设计: 曹力鸥
版式设计: 萧 楠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胜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1 万
书 号: ISBN7-228-04082-1/K·465
版 本: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17.80 元

序：

汉武帝凭藉前期所积累的财富与汉景帝所完成的全国统一，再加上本人雄才大略的特性与在位 54 年的长久时间，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主要是水利），把道家思想的无为政治，改变为以儒家学说为装饰的多欲政治。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大经学家大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宏，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以及民间诗人所创作经大音乐家李延年协律的乐府诗歌，集中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

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范文澜

一九四二年写于延安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未央宫里的新主人.....	(1)
第二章 儒家政治的奠基者	(46)
第三章 孤独的探险.....	(122)
第四章 为了天边那一簇篝火.....	(167)
第五章 一代风流.....	(222)
第六章 淡蓝色的商业文明.....	(321)
跋	(368)

第一章

未央宫里的新主人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 王沂孙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公元二十世纪中叶，一个冬日的寒夜，中南海沉浸在点点飘飞的雪花中。放眼四周，白茫茫一片，不远处，一扇窗户透出橘红色的

灯光；屋内，大书桌前，一位身材伟岸的老人正翻阅着一本线装古书，床头堆着长长的一摞《二十四史》。他抬头望望窗外纷飞的冬雪，慢慢地搁下手中的书，思绪也如这雪花飞舞。他想起了养育他的这方国土，想起了这方江山上曾经上演过的一幕幕历史剧，想起了这舞台上的诸多角色，不禁挥笔默写下了从前写过的一首词。

中南海的夜已深了，东方又将迎来一个黎明。

时间是公允而又无情的。历史的车轮一点点前行，车后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辙印。

太阳从东方升起，将晨晖洒进太子宫。奴仆进进出出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却没有喧闹，这个清晨与平日里一样清静。忽然，一阵急速的脚步伴着环佩的叮叮打碎了这片宁静。是太子宠幸的王夫人媼贴身的侍女，急急忙忙去找御医，又有侍儿小跑着去找太子。刚才，王夫人惊叫着从梦中惊醒，恐怕动了胎气，倚兰殿上上下下紧张起来。

太子刘启匆匆赶来，御医已在桌前为夫人开方了。

“夫人，……”

王夫人听见太子的脚步声，忙起身欲迎，刘启按住了她的肩，“夫人不必多礼，还是身子要紧。”

王夫人虚弱地笑笑，“适才妾做了一个梦，正在后园中赏花，忽有一轮明日从天而落，直坠入妾的怀中。妾就惊醒了，不想惊动了殿下，还望殿下恕谅。”

“哦，有日入怀，此乃大贵之兆呀！夫人，这是一个好梦呀。夫人好好休养，这个孩子必有出息。”

刘启又向御医询问了几句，安慰安慰夫人，然后匆匆地离开了。

王夫人倚在榻上，闭上了双眼，嘴角一抹浅浅的笑意。她轻抚

着隆起的腹部，思绪飘到窗外，飘出了太子宫，飘到了远方的金宅。

王夫人的母亲臧儿是已故的燕王臧荼的孙女，嫁与槐里王仲为妻，生下二女一儿。后来，王仲病逝，臧儿又改嫁到长陵田家，生下二个男孩，取名为田蚡、田胜。她的大女儿此时已出嫁成了金王孙之妇，并也生下一个女儿，名为金俗。一日，臧儿去道观礼神，抽得一签，观长占卜后说：“恭喜夫人，夫人日后定当富贵。”臧儿不解地说：“我已这样年纪，他日凭何而富贵呢？”观长又看看占卜，道：“夫人的女儿必当富贵，夫人也可有倚靠了。”

回家后，臧儿左思右想，终决定要试一试，先得从金家要回女儿。于是，便给金氏写了一封信。金氏接到书信后，甚为恼怒，拒绝将媳妇交还臧儿，反将媳妇王氏送到太子宫中。不想这王氏十分乖巧，又姿色美丽，为太子看中，扶为侧室，对她十分宠幸，不久生下二个女儿，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还未出生，未央宫内便有了大举动。公元前156前，汉孝文皇帝驾崩。六月，太子刘启即皇帝位，历史上称他为孝景皇帝，后人解释道，刘启在位十六年，治法公正，行法有力，所以谥之为“景”。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据霸一方，连年争战的局面，一统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都城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创建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秦王政首先兼采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尊号，颁令全天下，宣布自己是“始皇帝”，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权威，而秦的统治将会从自己开始，万世一系，长治久安。然而十五年后，在农民战争的冲击下，在各地起义军的冲击下，秦王朝被颠覆了，仅仅不过二世而已。秦始皇成为历史的嗟叹。

公元前202年，历经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以智打败了“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项羽，登上了梦想已久的皇帝之位，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成为一国之帝的第一人。可是，他要面对的却不是一片锦绣河山。秦王朝的暴政，战争的破坏，满目

荒凉。刘邦甚而不能乘坐他的皇帝御驾四处巡幸，因为他找不出四匹同色骏马来御车，只有且搁时日了。

由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汉家天下极重休养生息，“躬修俭节，思安百姓”，尊黄老之学，大力推行无为政治，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发展。

三十二岁的景帝有忧有喜。父皇刚刚去世，未央宫内还有着淡淡的肃哀，亲临帝位就要忙着处理朝政。而首先，要重立宫中名位。尊祖母、刘邦的妃子薄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文帝刘恒的皇后窦氏为皇太后，立太子妃薄氏为皇后。

就在景帝即位后没多久，未央宫里传出喜讯，王夫人诞下一子。

景帝来到王姬处，见母亲窦太后也正在。“母后！”

“啊，皇儿下朝了。来，看看这个胖小子，该为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景帝探头看见了床畔的王夫人，她的身边躺着一个肥肥胖胖的婴孩。王夫人柔弱地一笑，对景帝说：“恭禧皇上又得一子。”

也许是说话声惊动了正在酣睡的孩子，他“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声音洪亮清脆。

“好亮的声音”，景帝不由得也笑了：“这么壮实的孩子，该取何名呢？待朕想想……哦，不如就称他为‘彘’。母后，您看呢？”

窦太后也笑了：“这孩子是挺壮实的，但哪有皇帝之子名‘彘’的。那就先这样吧，日后再另改一名。”

果然，后来景帝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被称之为“猪”，的确不雅，于是改其名为“彻”。

王夫人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子，时时带着他去叩见窦太后。窦太后也很喜爱这个胖胖的孙儿，在众多孙儿中，她颇青睐这个孙儿，时时询问他的课业，赏赐他一些小玩意儿。而对长孙刘荣却不多眷爱，这就使得刘荣的生母栗姬很为不满。

景帝的皇后薄氏是景帝的祖母薄太后的亲族，与太子联姻就是她一手操办的。薄氏相貌平平，婚后多年一直无子嗣。刘启的长子刘荣的母亲则不过是太子的一个宠妾。景帝四年夏四月，景帝下诏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同时立刘彻为胶东王。

景帝六年，祖母薄太后寿终，薄皇后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与保护人，也失去了后宫群首的名份。刘启乘机废黜了薄后。皇后的位置一时空悬，后宫妃嫔眼望玉座，心中都有一些骚动，众多的夫人开始了明争暗斗。汉的后宫制度是承袭秦制，正妻称皇后，妾都称为夫人，此外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称号。而皇后则是位极后宫，统领众妃妾。

“母以子贵”，太子刘荣的母亲栗姬又是景帝的爱妃，似乎肯定会母仪天下了。然而，意外却发生了。景帝有一同母胞姐刘嫖，被封为馆陶长公主，嫁给了堂邑侯陈午，然而刘嫖与她的尊奉无为的母后窦氏太不相同的，她并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公主，她还想永保皇亲国戚的身份，还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未来的皇帝，做未来皇帝的岳母，就更可以养尊处优了。于是，她进后宫，与栗姬商量要将女儿嫁给太子刘荣为妃。她自认为这肯定是会毫无疑问的，不曾想生性刻薄的栗姬平日里就十分嫉恨这位皇阿姐常给刘启进献美人，心下早已积怨了，这一回正是报复的好时机！

长公主刘嫖遭到了拒绝，对栗姬的不满日益加剧。她不甘心，眼光对准了弟弟的几个儿子，几番审夺，她看准了年仅四岁的胶东王刘彻。刘嫖又一次进宫，只是这一次她不再去找太子的母亲，而是找到了胶东王刘彻的母亲王夫人。乖巧的王夫人立刻看出了刘嫖的用意，她也正想借长公主之力为自己在皇帝面前多加一分实力，皇后的玉座还空着呢！王夫人满口应承了下来。

几天后，刘嫖带着自己的女儿阿娇盛装入宫赴宴。这是她和王夫人商议的，由景帝出面诏请长公主携女入宫。晚宴上，姑母刘嫖将胖乎乎的小刘彻抱在膝上，打趣道：“孩子，你想要个媳妇吗？”小

刘彻憨乎乎地回道：“嗯，想呀！”刘嫖又逗他：“那你看哪个当你媳妇好呀？”

小刘彻看看四周侍立的一百多个宫女，一时不知该如何作答了，半天没说话。刘嫖笑着指了指身傍的阿娇：“让阿娇做你的媳妇，好不好呀？”

“好呀，好呀！”困窘的刘彻不禁开颜。

“那你娶了阿娇又怎样待她呀？”

“嗯”，刘彻想了想，脱口而答：“我要造一间金屋让阿娇住。”

景帝见刘彻如此认真，长公主也并非戏言，王夫人则一直含笑不语，便也答应下这门亲事，从此，后宫里，常常可见王夫人与长公主同游同行，关系日密。

长公主常在后宫走动，自也会常遇见栗姬，二人表面上和和气气，但心里却恨坏了对方面，在刘启面前说些对方的坏话。可是刘启却绝不允许栗姬毁言他的胞姊，一、二次之后，栗姬也不敢再多说话了。可是长公主刘嫖却擅长宫闱权术之争，在弟弟面前时时提及栗姬的一些不端之行，一次、二次之后，刘启对栗姬也渐渐有了一些看法，对她疏远了。

一日，景帝偶染小疾，卧病在床，栗姬前来侍候。景帝对栗姬说：“待我百年之后，你一定要善待我所有的孩子，而不管是哪位夫人所生的。”俨然将后宫托付于栗姬。可是妒火中烧的栗姬一时竟没有听出景帝的言外之意，只是忿怨他竟然要求自己去看那些和自己争宠的女人们的孩子！

“不，我做不到！”栗姬怒不肯应，脱口而出，发觉失言，忙掩口退到一旁。

景帝心中闷闷不乐，但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想起日常刘嫖的所言。

长公主刘嫖从此不再多言栗姬之短，甚至不再提起她，转而时时提起王夫人。她不说王夫人是如何如何贤德，只是夸奖王夫人的

儿子十分懂礼。景帝也觉得刘彻的确不错，又健壮，又聪明。迷信的景帝又时常想起当日王夫人怀着刘彻时所做的那个梦，明日入怀。他请来一些术士来圆梦，有引《梦书》者，云：“梦者，象也，精气动也。魂魄离身，神来往也。阴阳感成，吉凶验也。梦见服日月，贵。”有引《周公解梦书》者，云：“梦吞日月，生贵子。”都说这是一个贵兆。景帝不禁有了犹豫，是不是应该废刘荣，另立太子呢？

一日，景帝逗着膝上的刘彻问：“儿乐意做天子吗？”小刘彻瞪了瞪眼睛，想起母亲曾教给他的话，立刻答曰：“由天不由人。儿只愿每日居住在这宫内，在父皇面前游玩，但也不敢沉迷逸乐而失了天子之道。”小刘彻并不十分明了做皇帝与不做皇帝有什么不同，而母亲说过如果父皇这样问他，他不这样回答的话，那就不再允许他和宫人戏耍了，那多不好呀！

景帝听了幼子的话却是十分高兴，权势之争还不曾污染了这幼小的孩童呢。

就在景帝举棋不定的时候，窦太后察觉出皇帝正在为以后的继承人发愁，她想出了一个人选，就是自己的幼子，被赐封为梁孝王的刘武。梁孝王武是景帝的同母弟，深为窦太后宠爱，也为兄长喜爱，汉代以孝治天下，以孝为先，景帝对母亲十分孝敬，对于母亲宠爱的长女刘嫖、幼子刘武也都倍加眷顾。早在景帝初元三年，刘启尚未立太子前，在一次宫廷宴会上，景帝对刘武说：“我千秋万岁之后，把位子传与你，如何？”梁孝王刘武连连辞谢，心下却很开颜，窦太后也连连微笑点头。然而，窦太后的族人、掌管皇后与太子家事的詹事窦婴却走上前来，举杯敬酒，道：“陛下，不可。天下是高帝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室的约法，陛下怎可将位传给自己的兄弟梁王呢？”景帝一听亦是合理，也很合自己的心意，自己这一番话也不过是为了讨太后的欢心罢了，他也顺势不再多言。

窦太后却恨极了这个窦婴，窦婴也深知得罪了太后，在这皇宫里也不会有什么安乐日子。且这詹事也不过是一个轻职的官位，还

不如不做呢！找一个借口，窦婴就告病留职了。可是窦太后也不想就此轻饶了他，索性除去他的门籍，不得再入朝请命。这个窦婴平日就是以儒经来论较黄老之术，和窦太后隐有矛盾，此一次竟又公开与窦太后过意不去，窦太后怎能忍下这口气？直到日后，景帝立刘荣为太子才又请出窦婴为太傅，教导太子，窦太后为了保住窦家的实力，也只好答应了。

也就在景帝为皇后之位一事踌躇不安之时，工于心计的王夫人又和长公主刘嫖想出了一个计策。由王夫人从内着手，长公主从外相合，她们暗地里撺掇一些臣子向负责皇宫内务的大行请立栗姬为后。大行果然向景帝上奏：“陛下宫中后位久空，请立一位皇后。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应立太子之母栗姬为后。”

“这是你应当说的话吗？”正在为此事忧烦的景帝闻言有臣子胆敢干预他的私事，不由驳然大怒，令左右拿下大行，以“非所宜言”的罪名斩首示众。紧接着景帝又下诏废皇太子刘荣为临江王。

可是，太子之位又空了，景帝更为这些家事牵扰。窦太后不甘心于从前的失败，见长孙被废太子位又空，便又想让景帝立刘武为嗣。梁孝王恃宠骄慢，出入如同皇帝，用天子的旌旗车马，又广纳四方豪杰，在家中收藏弓弩兵器。他一听说侄儿被废了，立刻心痒帝位，上书请求立为储君。

景帝并不想立自己的兄弟为嗣，可又不能直接反驳太后，又不想失了兄弟和气，于是他召集大臣前来商议。大臣们纷纷反对，连远在家中退职养病的大臣袁盎听说此事，也匆匆赶到，阻止窦太后的议请。大臣们大力主张景帝应另选一子为嗣，父终子继的汉法不可违背。

三个月后，景帝颁下诏书立王夫人嫽为皇后。两天后，又下诏书立胶东王刘彘为皇太子，并为之改名为“彻”，取“圣彻过人”之意。王皇后终于将自己的儿子推到了太子的显位，自己也应验了早年那位道长的预言，她果真也没忘了自己的母亲，又请皇上册封自

己的几位兄长为侯，母亲臧儿果然是凭女而贵了。

宫中无情的事实使栗姬倍受打击，嫉妒之心消弥而去，可是景帝已拒绝再见到她，毫无挽回了。栗姬满腹的忿怨无以言表，终日寡欢，以泪洗面，或痴痴而坐，不久也就郁郁而歿。

六岁的刘彻成了太子，未来的一国之君，依旧顽性不泯，高祖刘邦是他崇拜的偶像，他也想跨马纵横天下，可是高高的宫垣限制了他的足履，他只好在宫内与奴仆嬉戏。宫中的明争暗斗也熏染了他稚嫩的心灵，小小年纪便显出其聪明而又有智术的性格，每与宫人、兄弟们玩闹时，他总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从不摆出太子的身份来压众，可是又会使众人都会顺他意图发言。为了使刘彻能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景帝又先后封当时有名的儒者申公的弟子卫绾、王臧为太傅，指教太子。景帝自己也不时垂询刘彻，教导儿子。

刘彻十四岁那年，长安城发生了一起大案，判决不一，上呈给景帝。有一个名防年的少年人因为继母杀死了生父而杀了继母被抓入狱，是一般的杀人罪呢，还是应判大逆之罪？在以孝为先的汉王朝，大逆之罪决不可轻饶。景帝召来刘彻，询问他的意向，刘彻看完案卷，思索片刻，朗朗而答：“防年的生母早已过世，父亲又娶一继母，防年与继母的亲伦关系是因为父亲才联系起来的。而今，防年之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那么防年与继母之间也无人伦大理了。今继母杀父，防年亦杀继母，不当判大逆罪。”一席话说得景帝含笑点头，在一帝的大臣们也连声赞是。后来也就判防年杀人罪而弃市免受了凌迟之苦。

刘彻渐渐长大成人。在窦太后创造的宫廷氛围中，他受到了黄老学说的熏陶；从儒生老师们那儿又受到了正式的儒家教育；从父亲景帝那儿又受到刑名的影响。在父皇面前，他应答自如，如同成人；在后宫之中，得母行之教，乖巧而有计，大小皆得欢心。可是，受束缚的心灵却并不安份守己，时时想制造意外，却总是被一些训诫禁锢。只有在自己的私生活方面，他受到限制才少一些，于是，常

常放纵自己。

景帝后元三年，皇太子刘彻成人，举行了太子加冠之典。不多几日，四十八岁的汉孝景帝崩于未央宫。这一年也是王夫人被立为皇后的第九年，她含泪送走了丈夫，含笑目视着自己的儿子一步一步登上了帝位。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朝天子一宫妃。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的第九子，王皇后的儿子，太子刘彻登基坐殿，成为汉王朝的第五位皇帝，未央宫里的新主人。史称“汉孝武帝”。

汉孝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七年，从十六岁到七十三岁，汉王朝从初兴到盛极，又走向衰落。有着“文景之治”的基础，汉武帝演出了雄壮威武的一出文戏武剧，在经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大手笔，令后人感叹几多。有人说他是一代英主，有人说他是一位暴君；有人说他穷奢极侈，有人说他体察下情，有人说他有秦始皇之行，而无始皇之果；有人说他……

是是非非，功过过，他是皇帝自会引人注目。而皇帝之外，刘彻只是一个“人”，他有着人的情感与好恶；但是，他却无法摆脱顶上的九旒冠冕，他的私人生活被抹上了一层权势相争的色彩，发生了一出又一出的悲剧。贵为皇帝，他也想追求真正的感情；贵为君主，他却留不住人间至情，贵为人主，他又被臣子捉弄。这人间的天子却并非是幸福的宠儿。

未央宫内是另一处权利与欲望倾轧的场所，卷起无数的暗流，默默地迎来送往着匆匆的历史过客。

太皇太后

公元前141年二月，汉武帝刘彻将父皇葬于阳陵，祭礼已毕，起驾还宫。太后王氏的凤辇紧随其后，皇后陈氏的辇车跟在太后之侧，长长的队伍走进了未央宫。

年轻的皇帝先去拜见祖母——被奉为太皇太后的窦氏，馆陶长公主刘嫖正在安慰母亲。陈皇后上前几步，拜见了太皇太后，又向母亲长公主刘嫖问安，母女俩多日未见了。太后王氏望着和衣而卧的太皇太后流下了两行清泪：“请太皇太后节哀，多多保重。臣等不孝，愿侍一旁。”

窦氏望着身边的一群儿女，挥了挥手，长叹一声：“你们下去歇着吧，我要休息一会儿。”

众人轻轻散去，刘嫖为母亲掖好被角，最后一个出去，陈皇后陪着母亲走在后头。

窦氏闭上了眼睛，却不曾歇着，她想起了许许多多。

还是在吕后当政的时候，窦氏以良家之女入选汉宫，与两个弟弟黯然分手。吕后为安抚诸王，选择宫人分赐给诸王，窦姬正在被选之中。得知此消息后，窦姬悄悄地瞒着众人来到掖庭给事房，找到主管分遣之事的宦吏，不言不语，拔下发上的玉簪，递了过去。

“大人，妾乃清河窦氏，思念家人，听说太后要将我选送与诸王，请千万将我安排在去赵国的行列中，以近家人。”

可是，事与愿违，宦者主事不知是将此事忘了，还是接受了别人的请求，窦姬没能回到赵国，反而去了今在山西太原附近的代国。临到上路，窦姬还要站到往赵国去的行列中，被宦者喝止，拉到了去代国的行列中，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就要见到家园的美梦成为

泡影。窦姬不由得哭泣起来，埋怨着那个宦者，被人强拉着上车，往代国而去，一路上悲悲泣泣。

到了代国，五人被安排妥当，梳洗一番，上殿拜见代王刘恒与高祖妃薄姬。五人各怀心思，又都在猜测这个代王究竟是怎样的人？在宫中时就曾听说，薄姬生前并不得高祖专宠，所以吕后也就轻易地放了她，甚而让她随子前往代国，她会不会也象吕后那样呀？

没有想到，薄姬只是问了问她们一路上行程是否辛苦。五人答话间，代王刘恒发现其中一位神色郁郁，两眼红肿，但举止间又无她人的战战兢兢，不多言但不胆怯。刘恒让她们去后殿拜见病中的代王妃，又召来随车的宦者，询问五人的家世。这才得知那个神色郁郁的女子原本一心想去赵国，不想误撞到了代国，一路上怀念家人总是暗暗啜泣。

这刘恒本也是一个生性厚道，待母极其孝顺的，听说了此事缘由，对这女子也不由另眼相加，在五人中单单宠幸她一人。

后来，窦姬生下女儿，名为刘嫖。孝惠七年，又生下儿子刘启，也就是日后的汉景帝。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而亡，齐王刘襄首先发难准备诛杀诸吕，然后自立为帝。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纷纷和应，诛杀了吕氏家族男男女女。灭了诸吕，迎立刘氏皇帝就成为大臣们争论的焦点。齐王刘襄本是最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不幸其母素以“恶戾”闻名，吕后之祸还在眼前，选择外戚便成为皇位继承的重要条件。齐王刘襄便被否决了。最后，一些大臣认为，代王刘恒的母亲薄姬为人历来柔顺，薄氏家族更是“君子长者”，不会有诸薄之乱的；况且刘恒又是高祖的儿子，是还在世的诸子中年龄最长的，由他来继承皇位最为理想。

迎立皇帝的队伍已经来到了代国，安分守己的刘恒还是茫然不知所措，请母亲拿主意，窦姬也侍候一侧，不知该如何处置。薄氏历来谨慎小心，母子俩都是犹豫不决。后来，还是刘恒决定先派